

贾平凹作品

第

11

卷



# 鸡窝洼人家

贾平凹 著



译林出版社

贾平凹作品

第

11

卷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游艺 1910



# 鸡窝洼人家

贾平凹 著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鸡窝洼人家 / 贾平凹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7  
(贾平凹作品)  
ISBN 978-7-5447-2650-4

I. ①鸡… II. ①贾…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7551号

- 书 名 鸡窝洼人家  
作 者 贾平凹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 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mailto: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89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650-4  
定 价 3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 目 录

马玉林和他的儿子	1
第一章 收了一个徒弟	1
第二章 徒弟原来是儿子	8
第三章 儿子其实是冤孽(一)	15
第四章 儿子其实是冤孽(二)	21
第五章 儿子毕竟是儿子	25
蒿子梅	32
商州初录	62
引言	62
黑龙口	68
莽岭一条沟	78
桃冲	84
一对情人	90
石头沟里一位复退军人	96
龙驹寨	102

摸鱼捉鳖的人 .....	106
刘家兄弟 .....	112
小白菜 .....	116
一对恩爱夫妻 .....	122
棣花 .....	128
屠夫刘川海 .....	132
白浪街 .....	139
镇柞的山 .....	145
<b>商州又录</b> .....	<b>152</b>
<b>商州再录</b> .....	<b>165</b>
题记 .....	165
周武寨 .....	169
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 .....	184
金洞 .....	194
刘家三兄弟本事 .....	202
木碗世家 .....	211
<b>小月前本</b> .....	<b>220</b>
<b>鸡窝洼人家</b> .....	<b>319</b>

# 马玉林和他的儿子

## 第一章 收了一个徒弟

—

西安城北，有这么个镇子：没有街面，没有门面；从城里过来的公路，正好通过村中，有车过车，无车便是街了。城北方向，就这一条路，来往的行人自然很多，白日有，黑夜也有。于是，就有了做生意的人：开个饭店，设个茶铺，间或也有端香烟盘的，挑凉粉担的，叫着，卖着，走街串巷。

过了几年，北郊新兴建了一些工厂，工人们多了，来买些蔬菜，置些日用，慢慢地，这个村子就有了镇子的气派：公家办了旅社、饭铺、商店，农民设了小摊、小点、小吃。终日里人流不断，吵声不断，买卖不断，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地方了。

东边的街房下，紧挨着那根路灯杆，几块木板，搭起一个货摊，摊上百货俱全，却尽是小件零碎。吃的：点心、酥饼、香烟、瓜子、硬糖；穿的：帽子、鞋子、袜子、带子、衫子、扣子；用的：锄头、镰刀、勺碗、针线、筐箩；戴的：戒指、皮筋、发卡、头绳、烟锅、火镰。一面破了几个洞的床单，一头系在路灯杆上，一头系在屋檐下，虽然寒酸，顶上却打起一把时髦的洋伞：中午遮日，黄昏挡尘，无日无尘，图着好看。全用不着写上“张记馄饨”、“王氏烧饼”、“刘麻子羊肉泡馍”的字样，却从此有了声名。常听到这样的话：“哪儿买的货？”“洋伞。”

“洋伞”一日红火一日，竟添了一台收音机，不听那新闻，也不听那歌

曲，总是收放秦腔。赶市的人围得很多。有的闲人游汉，倒不是来做买卖，专为听戏，一蹲一个时辰。

主人十分和蔼，眼睛本来就小，又那么眯着，嘴角弯弯地往上翘，似乎总是在笑着。看得多了，其实就是那眉眼儿，并不在笑，但这张脸实在喜相，买货人一看就想笑。

顾客笑了，他便也真的陪着笑，趋他来的人就更多了。对于那些来听戏的，他一遍又一遍地问：“喝杯茶，吃块点心吗？”或者是：“吸包烟，买些火石吧？”人们奈他不过，只得买了。以后，干脆买一件东西，才坐下来听场安生戏文。

这就是马玉林，人称他是“活宝”。

## 二

马玉林是个孤人，一生没有娶亲。年轻的时候，一身的力气，模样又极端正，但是，父母死得早，家贫如洗，村里人都作践他。他成家立业的心便灰了，却跟人家学赶大车。赶了五年，总算赚得一辆车来，他就见天儿从渭河岸上到西安城里，一去一往。冬天，脚冻得像猴啃；夏天，膀子晒得起燎泡。虽然挣了些钱，却没地位，被人叫做“脚户”，看得低三下四。他才破罐破摔，一年半载不愿回家。七天八天了，腰包里有了东西，他就停了车马，去城里马家羊肉泡馍馆吃上一碗，喝上二两烧酒，打着嗝儿，乱着步子，夜里就到妓女院去了。上等的，他没有钱，不敢作想；中等的，狠狠心把钱交上去了，过那么一夜两夜。但大部分是在下等房里，不图寻欢作乐，只图夏有沏杯茶的，冬有暖个脚的。浪荡了几年，赶车没留下一文积攒，老家老户的财产也变卖光了。只独独留下一口大瓮，预备到哪一日要是死了，可以装装骸骨。

如此轻生了十几年，眼看着快进那口瓮里去了，逢着解放了。他回到了村子，有房有地，安生本分地种起庄稼了。但他青春已过，也不想再娶女人，就这么一直熬了下来。曾有人说过几次媒，他都觉得没甚意思，担心将来受拖累，或者委屈了人家，念头闪了几闪，咽口唾沫，也就作罢了。

如今老了，看着人家子孙满堂，心里不免有些发馋。白日在外忙活农事，倒还不觉怎样，夜里回来，冰锅冷灶，说个话的人也没有。自己烟熏火燎地做饭菜，心里有些酸酸的滋味。

过了六十岁，腰弯得像个马虾。冬天里又染上了咳嗽，一口气上不来，憋得嘴脸乌青。夜里常想：落得这步下场，全是自己不好。一生中闺房之事是有数的，自己那个时候太浪荡，落到如今无妻无子，也是该当。可在人面前却又喜欢讲起当年的荒唐事，扳着指头数起接触过的女人：

“三个，四个……十个……十五个……”他有些数不清了，“如今当个孤人，也是不亏的了。”

“那都叫些什么名字呢，你不会去找找，成个家吗？”年轻人故意打趣他。

他却一个也说不上来，憋得脸红。

年轻人嘻嘻哈哈笑了，他也跟着笑了。

六十三岁后，身子垮下来，手脚不灵活了。地里活干不了，队里五保了他，他便冬天里拾粪，秋天里看场。后来觉得自己落到这步田地，又要拖累众人，心里觉得不忍，就提出他只要队里“人八劳二”的八成粮，自个儿筹备了货摊，到这镇子上做小商小贩了。

### 三

他的货摊上，女人的用品是最多的。他心里想，年轻时对女人有罪过，如今多为女人服务，灵魂才能安宁。

他不厌其烦地向女人讲说自己的货好，特意去外地采购来的小脚女人的尖脚雨鞋、尖脚袜子、尼龙发卷罩、黑丝裤腿带，又托人捎来姑娘们时兴的彩色尖角假领、绣花纱巾、金属发卡、戒指、拉链、扣子。他一边卖给她们货，还要讨问人家的家境：儿子是不是孝顺，对象是不是亲爱。女人们心软，又喜欢别人说好，瞧见他笑眯眯的样子就喜欢，听了他的话，透心地乐了。

一时间，洋伞摊在女人们中极有影响，连西安城里那些穿高跟鞋、喇



叭裤的，卷发毛的，也时常冲着他到镇上来了。他的货摊很是兴旺，收音机就不再用了，干脆买了个录音机，又搞了些流行歌曲磁带，整日里唱着。他听不懂那些歌，镇上的农民也听不懂，但穿红着绿的青年男女听得懂，常是一边挑着货，一边哼着，那脚也相应地点着。从此这小小的镇子上，很有些“时代气息”了。

女人来得多，男人也就来得多。那些小商小贩也喜欢挨着他做买卖。这其中，有一个钉鞋的，原是在镇街西头，有事无事过来搭讪，一心讨好他。未了，就移摊到了他的旁边。

钉鞋匠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身体健壮，粗脚大手，显得很有精神，眉眼也很聪明，但那鞋却钉得很糟糕，生意十分冷落。搬到了马玉林旁边，生意并不见兴旺多少，小伙就整日看着老汉货摊前的女顾客，常常看得出了神。

一日，马玉林正招呼一帮姑娘买那有机玻璃扣子，姑娘们十分啰嗦，总是比过来，看过去，拿不定主意，又一直嘻嘻哈哈地笑。马玉林猛一转头，看见小鞋匠正在给一个人钉鞋，钉子已经钉下去，举起了锤子，眼却盯着这边买扣子的姑娘，锤子举在半空落不下去。顾客等得急了，嚷道：“快钉！”可他眼光还盯着这边不动，锤子落下去，砸在手指上。小鞋匠“哎哟”一声，丢了锤子，捂着手指又摇又甩，在地上跳蹦，眼光偷偷又盯了这边一眼。

马玉林觉得好笑，便说：

“小伙子，别走神了！”

小鞋匠脸色通红，嘴里嘟哝着“哪里，哪里”。眼光再也不敢往上瞅，却斜着看那十几个穿着高跟皮鞋的脚。

## 四

第二天，顾客来得少，马玉林闲着无事，点起一根香烟，蹲过来问起那小鞋匠：

“你叫什么名字？”

“魏小小。”

“多大了？”

“二十一。初中毕业的。”

“家在这镇上吗？”

“南山里的，啥负担也没有。”

“倒看不出，怪灵醒的。”

“我来这里快两年了嘛。”

“还没成亲吧？”

“没有哩，大伯。”

“哟，年纪小了些，要不，我给你找个媳妇呢。”

魏小小却当下半跪在地上，满脸诚恳地说：“那敢情好哩，大伯。我也不小了，按虚岁来算，该是二十二了呢。”

马玉林当下也乐了起来，便说：“好说，好说，你这等乖觉，还愁打了光棍？！”

魏小小就说：“这事就托给大伯了，只要合适，我可以上门改姓。”

从此以后，马玉林和魏小小就搭起话来。魏小小很机灵，说话很甜，人也勤快。马玉林早上摆摊子，他就去撑那洋伞；马玉林在壶里放了茶叶，他就去什么地方提了开水。他自己钉的鞋不多，一有顾客就大声讲说老汉的货好。马玉林也觉得小伙可亲，闲聊之中，便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魏小小越发待老汉好了。

这么过了一月光景，一天傍晚，两人早早收了摊子，魏小小便请马玉林在饭店吃饭。一壶酒喝下肚后，老汉脸色绯红。

魏小小说：“大伯，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像您这般豁达的人，真不愧是经了一辈子的世事！如今一个人有吃有喝，神仙一样的日子。可人总是要老的，到了你干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

马玉林酒喝得有了八成，听了这话，心里不禁悲伤起来，沉吟了许久，眼泪就流了两行。

魏小小赶紧说：“大伯，都是我不好，惹您不高兴了。”

马玉林说：“小小，伯不怪你，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这样的话，也只有你说了。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活该是天报应！到了那一日了，再说那

日的话吧。”

魏小小就给老汉倒满一杯酒，高高举过头顶说：“大伯喝过这一杯酒，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马玉林苦笑着说：“有什么不当说的。”

魏小小就说：“您是个孤老，我也是个孤儿，在这镇上，您的生意最红，可我看您忙过一天，收了摊子，捶腰展腿的，知道您老人家疲乏，我心里老大的难受。我想，如果您老不嫌弃我，我想当您的徒弟，我不多分您的钱，我钉鞋挣钱不多，也够了吃穿，权当找您当个依靠，您的粗笨活计也就有人干了。”

马玉林听了，当下惊喜道：“你这可是真的？”

魏小小点着头。

马玉林突然心里怔了一下，想：他说得有理，可我这生意收入大，他一天到黑，落不下几个钱，往后必要亏我的。人生不熟的，万不敢仓促，要有个不是，后悔就来不及了。当下便说：

“你这话说得在理，只是我怕连累了你，让我回去思谋一下，明日给你个话吧。”

## 五

过了一日，马玉林并没有给魏小小回个话，魏小小去食堂吃饭，回来给老汉捎了三个肉夹馍，一盘糖蒜，马玉林千谢万谢地吃了，到了下午，就去商店买了二斤蛋糕，一瓶烧酒，也让魏小小来吃。可是，一连过了四五天，关于收徒弟的事，马玉林似乎压根儿忘了，终不提一字。

魏小小心里明白，知道老汉不信任他，暗地里叹了一口气，嘴上没有声张，一样待马玉林十分殷勤。夜里，他回到镇子南边的刘王堡村里，在那生产队场院里睡着，把这事说给了同他一块儿从南山流浪来的老乡。他们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住处，就这么夜夜歇身在场院里。魏小小分给老乡每人五元钱，求他们帮他一点忙。老乡们听了，很是乐意。

过了三天，镇子上平平静静，马玉林卖他的货，收了好多零钱，魏小

小钉他的鞋，也收了不少零钱。吃饭时，两人依然你推我让，关系十分融洽。

又过了三天，马玉林说他要进城去采购些货物。魏小小叮嘱他早去早回，还交代他要把钱装好，坐电车要坐车两头，小偷就不好动手；过马路要一停二看三通过，免得硬胳膊硬腿的有个闪失；又说城南丁字口新设了一个羊肉泡馍馆，味道很鲜，好好去吃一次；末了还说他天黑就去接老汉。马玉林听了有些激动，几乎要掉下眼泪来。

黄昏，马玉林在城里吃饱喝足，背了货包，搭车出了城。车到站后，离镇还有一段路。天色就模糊起来，路上很少行人。他紧了紧货包带急急地走着，忽然路边的树林子里，蹿出三四个人来，还未看清，来人就扑了过来，抢了他的货包就走。他一明白过来，就扑过去夺那货包，两厢一阵打闹。老汉毕竟力竭，腰里挨了几脚，倒在地上，眼看着歹人顺路跑了。他失声大喊：

“抓贼啊！贼抢人了！”

便见前边路上，飞快地跑来一个人，挡住了那伙歹徒，一阵乱打。来人踢倒了两个，刚夺过那货包，其余两人却将来人掀翻了，骑在身上捶打。马玉林忙又跑过去，那些歹徒一哄散了。老汉走近去，见那救他的人躺在地上，嘴里流着血，衣服也撕破了，怀里却紧紧抱着他的货包。扶起来看时，却是魏小小。

“是你？！”老人心疼地说，“怎么就偏碰上了你！”

魏小小说：“我见你没回来，便来接你，没想……你快看看，货包里丢了什么东西吗？”

马玉林顾不得看那货包，只是问他伤在哪里，哪里疼痛。

“多亏了你啊，孩子！”老汉说着，老泪纵横了。

当天夜里，马玉林领着魏小小去医院检查了一番，证明没有甚要紧，两人自然高兴。老汉将魏小小请到饭店，吃喝之间，老汉说：

“孩子，你那钉鞋，能收入几个子儿呢？你不嫌弃我了，就帮着我做买卖吧。活该咱都是孤人，你又是这么好的孩子！”

魏小小差不多要流下泪来，当夜就没有回到那场院里去睡，跟着到老汉家去了。

## 第二章 徒弟原来是儿子

—

马玉林的家，其实不在镇子上，而是在枣村的。枣村离镇子二里，人家不多，是个城郊半粮半菜队，很是富裕。马玉林家是个小院，三间砖瓦上房，早年是一个地主的，土改分给了他；一间厨房，是他亲手盖的。他是个清洁人，屋里院外，平日收拾得豁亮，又没喂鸡养猪，啥东西都有固定的放处。

魏小小在场院的柴草窝里滚跼惯了，一进院落，心里就泛起一股酥酥的麻味。在中堂的门楣上，他看见一副对联，一边是：“无妻无子无牵连”，一边是：“有吃有喝有纸烟”，横额写道：“活神仙”。

魏小小便说：“大伯真是有福之人，有这个家院，又有队里五保，何必还要起早贪黑地去摆小摊？”

马玉林说：“我就是这贱命哩！父母早死，从小受了磨难，世上什么活路我也干了。那些年，赶过马车，还干了几年熟皮子的活计。如果你有了什么皮子，要做皮袄，我保管熟得叫你满意。”

魏小小就说：“哎呀，大伯真是能人！我一定攒了钱，给大伯买张好皮子，给您老做个大袄穿穿。”

两人坐下来，马玉林又取出酒来，千让万让地劝魏小小多喝。喝过三巡，队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队里派来给他送菜的；一个是来向老汉借钱的，说是儿子要结婚，准备给新娘扯衣料。老汉当下就拿出了二百元。

魏小小笑着说：“大伯好人缘，真个大方！”

马玉林说：“盼人家婚姻美满，这也是积福么。这队里工资一元二角，本来就不缺钱，又摆了小摊，捏得零钱在手，日子也活泛。我把那做生意，也当是一件有趣事干干，要不待在家里，心里也难受。”

两人又喝了许多，魏小小便打问了这个村子的人口、土地、生产、人事。一直到鸡叫二遍，才分头睡了。马玉林在西边房子，魏小小睡在东边房子。魏小小一时睡不着，拉了灯，还坐在炕上吸纸烟，听得见西边房子里，叮叮当地响，知道是老汉在清点货物钱财。老汉叫了他几句，他装着早已睡着了，没有支应。老汉又打了一阵算盘，睡下了，不一会儿就起了鼾声。魏小小还是睡不着。

## 二

从此，魏小小就住在马玉林的家里。村里人都觉得好奇，说老汉一辈子没领个女人进门，如今倒把一垛墙高的小伙养在家里。老汉逢人讲起魏小小救他的事，众人也就封了口。

魏小小住下后，比先头显得谨慎，手脚更加勤快，言语更加好听。他依然钉他的鞋，在外挣多吃多，挣少吃少。时常晚上回来，掏自个儿钱买些大肉菜蔬，回来给老汉改善生活。在家里，什么也不随便翻动。老汉让他去打酱灌醋，剩一分钱，也要交还。有一次，南边某化工厂一个姓吴的，买了老汉一些货，欠了八十多元，老汉腿有些疼，就让魏小小去讨。魏小小去了半天，不见回来，村里好心人怨怪老汉：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么一笔现金，怎能让外人去讨？魏小小必是讨了钱，拧脚走了。老汉心里也觉得后悔，嘴上还硬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都是孤人，还能坏了良心？就是拿了走了，也算是还他的救命钱。但是，下午里，魏小小回来了，八十元钱，分文不差。从此，马玉林深信不疑，时常把家里的钥匙也交给了魏小小。村里人也没有什么闲话了。

八月十五的夜晚，月亮出得很好，马玉林在院里摆了月饼、甜酒，和魏小小说着喝着。

老汉高兴了，说：“一辈子了，年年过中秋节，饭桌下没放过两把凳子，盘子上没搭过两对筷子哩。”

魏小小便说：“这几年，我还不是这样？今晚上，一张桌子上坐了我们俩，真是有缘。”

“两个孤人啊！”老汉说，掰了一个月饼，“来，吃吧。”

魏小小又说：“大伯，瞧这两个半块月饼，合起来是个月亮哩。”

马玉林嘿嘿嘿地笑了。

吃了一段时间，老汉兴致还没有减退，趁着酒意，话又分外多起来，问起魏小小家里的情况。魏小小告诉说，家里还有一个老娘，爹死得早，娘带他进了一个姓王的家，王家先妻有两个孩子，过去以后，后爹待他还好，但那兄弟两人常常仇视他。在王家待了半年，后爹一场病又死了，王家兄弟就将他母子赶了出来。日月难熬，他就离开了娘，到这里混嘴来了。

“我娘在家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她老人家命苦，从没过上好日子，拉扯我成人了，又享不了我的福。”

马玉林见他伤心起来，没有再问，想转个话题，就问起南山的收成来。

魏小小说：“那么个穷山疙瘩，地少人多，地土又薄，耐不得旱，收成不及这里一半。家里又没积攒，我怕那么下去，打一辈子光棍不说，饿也要饿死了。要不我这一身力气，何必丢下老娘到这儿来呢？！”

说毕，擦着眼泪说：

“大伯，你该不笑话我吧！”

马玉林说：“笑话你作甚？既是那样，你好好在这儿干，总比在家要好，挣些钱，省吃俭用，可给你娘捎几个回去。一个妇道人家，日子才不好过呢。”

魏小小说：“唉，这总不是个长法啊！”

### 三

天渐渐地冷起来，穿上绒衣，也觉得单薄。一早一晚，在镇街上做买卖的，把手放在口边哈着热气，噉噉咚咚跺着脚。马玉林没有穿上棉衣、棉裤，魏小小也没有穿上棉衣、棉裤。老汉托人缝做棉衣，好不容易缝好了，扣子却没有钉，便大中午坐在院子里，对着日头穿针引线。

魏小小给南山的娘去了信，老娘邮来了冬天的衣服，瞧见老汉的样子，说：“大伯，说句我不该说的话，你不如找个伴儿，也就用不着这么可怜了。”

马玉林说：“一辈子都过去了，土埋到了脖子底下，还找什么老婆？”

魏小小说：“正是老了，才要找个伴儿，白日给你做饭做衣，夜里给你铺床暖被。”

马玉林笑了：“哪儿有这等好事！谁肯跟了我这棺材瓢子？”

魏小小还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在太阳底下，站了好大一会儿。

过了几天，魏小小突然对马玉林说，他要回南山一趟，长时间没见娘了，回去看望看望。

六天以后，魏小小回来了，还领着一个老太婆。老太婆虽然寒酸，人却模样端正，头梳得不乱，脚上收拾得干净。魏小小说，这是他娘。

“我娘一辈子没出过山，我接她来看看西安城哩。”魏小小说，“大伯，打扰你，让我娘在你家灶房那儿住几天，等我寻到房子了，立即就搬走，你老人家一定是肯了。”

小小娘怯怯地笑着，善鼻子善眼儿的，把带来的核桃、柿饼一类的山货塞给老汉吃。

“他大伯，我听小小把什么都说了，我们孤儿寡母，一辈子也不敢忘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是山地婆子，走不到人前来的，原来不来，小小硬是不行么，往后有什么差错，您多指点。”

马玉林瞧这老女人实在，说话儿也妥帖，便同意了。

小小娘住下后，小小并没有去寻房子，总是让娘在家干了这样，又干了那样。不出十天，拆洗了马玉林床上的被褥，又给纳了一双棉鞋，织了一条腰带。

马玉林十分感激，自己要动手干时，魏小小说：“让我娘干吧，她一辈子干这粗活惯了。”

吃饭的时候，小小娘让小小和老汉坐在桌上吃，她自己端了碗，在灶火口。魏小小先是不理会，以后马玉林叫他娘来桌上吃，魏小小便拉了娘来坐下，自己去端饭盛菜。高兴的时候，倒一杯酒，这边叫一声“伯”敬一杯，那边叫一声“娘”敬一杯。

村里人又风言风语起来，说是马玉林和魏小小娘要成亲了。马玉林在街上走，听见吃了一惊，当下就呵斥不要胡扯。



旁人说：“瞧你还保密啊！人家都承认了，你还害怕花钱请客吗？”

“承认了？是谁？”

“你那徒弟么！”

马玉林匆匆赶回来，却见魏小小正和他娘在房里说话，老太婆有了什么伤心事，哽哽咽咽地哭。魏小小好像发了火，说得很难听的话。见了老汉进门，母子俩都不言语了。马玉林觉得蹊跷，把魏小小叫了出来，两人蹲在大场畔的地沟里说起话了：

“小小，你听到有人说闲话了吗？”

“什么闲话？”

“说是你给人说的。”

“是我娘的事吗？”

“可不敢胡说！你娘是老实厚道人，要是听了这话，还以为我是个什么人呢！谁要再说这话，就扇他的耳光！”

“大伯说的是。正为了避免闲话，我才要给你说一件事哩。前日，我到认识的一个朋友家去，他托我给他们村一个老太婆找个伴儿，说是人老了，不图吃，不图穿，也不要那些虚名儿上的事，只图个人心肠慈善，落个老来不孤单。我当时就提到您，您老人家可不就是个活菩萨！回来后，我又不给给您说，晚辈人觉得羞口。今早上，那朋友送来一张电影票，说是那老婆婆要看看您，她拿了您旁边的那个座位的票，您晚上去一趟吧。”

马玉林当下愣了起来，嘴撇得老高：“你这小伙，怎么能这样做事？！”

魏小小脸上也失了颜色，说：“那怎么办呢，票已经拿来了……”

“真是胡来，胡来！”

“都怪我荒唐，考虑了这边，考虑不到那边。大伯，愿意不愿意在您，可最好能去一下，要不人家还怪咱不通世故。”

马玉林为难住了，万万没想到，老了老了竟会遇到这等事来，而且还是这等相面法！他抽了一锅烟，见魏小小不再言语，便说：“你们这是糟蹋老汉哩！罢了，去就去，也可以堵了村里说闲话的嘴，可打死我也不会谈的。”